

浅析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

杨 龙

摘 要 澳大利亚自 1901 年立国至今,其民族政策经历了“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这三个阶段,做到了由歧视性民族政策到包容性民族政策的转变,使民族多样性在澳大利亚无法扭转的情况下,必须以多元文化政策这个包容性的政策来调节澳大利亚内部的民族矛盾,使自己在国际关系与舆论中处于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地位。澳大利亚政府使外来移民与土著获得与白人居民同样的地位与权力,这样使澳大利亚人力资源十分丰富,更有利于澳大利亚资源的开发与经济发展,使澳大利亚向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

关键词 民族政策 多元文化政策 澳大利亚 瑞典

澳大利亚是一个仅有数百年历史的大洋洲移民国家。在澳大利亚从 1901 年建立澳大利亚联邦时,澳大利亚政府设立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澳政策”为其立国基本国策。到二战后,澳大利亚政府采用同化政策,企图形成“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的文化、生活方式”,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着澳大利亚国内无法扭转的民族多样性形势,澳大利亚政府亦开始随着这种在澳大利亚国内与国外都广为出现的社会发展形势,进而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处理澳大利亚国内日趋严重的民族矛盾,使澳大利亚处于更加和谐状态。本文从澳大利亚民族政策的发展历程来阐明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若无法接纳其他种族、民族的文化,自己无法宽容地接纳其他文化,而只是一味地排斥、同化,试图做到种族或文化同质,这样只会导致整个民族和社会对别的民族的仇外情绪日益加深,这个社会就会一味地走向封闭,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导致社会的恶性发展。

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恰恰是当代西方社会用来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最普遍的一种理论与政策方式,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先后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基本国策,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处理其国内日益明显的海外移民与本土少数民族问题。本文亦将从另一个国家——瑞典,比对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的发展。在 21 世纪,随着世界各民族相融性、交流性越来越强,单个民族国家存在的趋势必将更加微弱,民族问题一再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如何协调好各民族的利益,使不同的民族达到共同的和平共处、协调发展会变得更加重要与关键。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而多元文化政策在二战后出现,并且在一些西方国家得到强势发展。二战结束后,不同种族、民族的人民由于战争难民安置、劳动输入等原因迁入许多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民族文化多样性已经在这些国家形成并成为这些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促进因素,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多元文化政策出现与发展的基础。

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有三层涵义,首先,它表明一个国家出现的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无论政府是否排除其他民族,这个涌入大量其他种族、民族移民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社会;其次,它指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该思潮是肯定

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一种思想潮流,它肯定不同民族的平等,肯定不同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肯定与保护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再次,它指一项政府政策,是指政府为寻求少数民族在语言、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引导这些少数民族参与到这个社会公共领域与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达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民族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及措施。

多元文化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强力的发展。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曾经为了保持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长期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入境。二战后,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大量引入移民,由最开始的限制民族、种族的移民政策转向非限制民族、种族的政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分别于 1962 年和 1973 年废除限制性移民政策,为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产生的最主要基础。二战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西方国家的民族、种族权利运动不断兴起,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内部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另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为了争取与其他民族拥有平等的权利而展开斗争运动,非英语移民也要求在此时取消在澳大利亚各方面受歧视的不平等地位。在加拿大,英裔民族与法裔民族,非英裔民族与非法裔民族之间的民族对抗与矛盾也非常激烈。这些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矛盾,使得这些国家政府在面对种族、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等社会中已存在的异质因素时,试图摒弃掉过去一直坚持的单质性,而重新将自己的国家向异质性社会发展,向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发展。这些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坚持同化政策,坚持种族纯洁性。同化政策否定移民的文化权利,有条件地给予政治、社会、经济权利,这一政策是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主要方法与政策。加拿大强迫非英、法裔移民接受英、法两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澳大利亚的政策也要求非英语移民及土著人盎格鲁澳大利亚化,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等,接受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澳大利亚人。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已经在这些西方国家扎根已深,同化政策无法顺应社会事实,只得以失败告终。

多元文化政策被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美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状况虽然相对明显,而且种族歧视政策,民族、种族矛盾相当激烈,但并没有使用多元文化政策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国策。

二

而瑞典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采用多元文化政策的背景不同。

瑞典并非一个移民国家,但二战后,众多的战争难民的涌入,再加上原来已经存在瑞典境内繁衍生息良久的芬兰人、萨米人等少数民族的存在,使瑞典境内民族众多,完全颠覆了以前单质的、瑞典人为主要公民的瑞典国家。瑞典无法将这些外族民众赶出瑞典境内,只有接受这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接受这些外族民众为瑞典公民,为“瑞典人”。二战后,在接受外来移民方面,瑞典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是采取同化政策,企图同化外来移民,以及本土少数民族。但同化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瑞典移民委员会在这段时间,提出一些解决外来移民与少数民族的方法与措施,并且在1975年被瑞典议会所采取,确立为处理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其主要包括:(1)在瑞典的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文化和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表示瑞典人为一方,外来一方和外来移民为一方,双方互为伙伴,共同合作、受益。这三点是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标志,是瑞典政府处理社会的主流与非主流、公民与外来移民、少数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2)通过帮助移民学会瑞典语,给予移民及少数民族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政治权利,使外来移民及少数民族达到对瑞典社会最大的参与;(3)保持外来移民及少数民族本身的文化特性,如保持语言、宗教、民族风俗等;(4)实行多元文化教育,对外来移民、原有少数民族等的后代实施多语教育,不仅要学会瑞典语,同样要学习母语。而对于成人移民不仅义务提供瑞典语教育,还义务提供职业教育。这一切都表明瑞典在处理多民族问题时,已由同化政策转向多元文化政策。

三

由此看来,二战后,大量西方国家已存在着众多不同种族与民族的居民居住、生活的状况,形成单质性社会、单一民族国家的可能已非常渺茫,而狭隘的排外观念与行为只会使这些已经存在民族文化多样性现实的国家的社会更加不稳定,并且会与外来移民的母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不和谐关系。而二战后,全球的发展趋于和平与发展,对外来移民及本土少数民族、土著采取歧视政策,只会招来国际舆论的斥责,给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与巨大压力。

最开始,这些西方国家基本上采取同化政策。但同化政策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抹煞掉外来移民、土著的语言、文化等民族特征,只会让他们茫然、无所适从以及由此导致的反对与抗争,进而引发社会矛盾,使经济发展停滞。这在澳大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澳大利亚是个年纪轻轻的移民国家,具有自身独特特征的文化沉积尚浅,无法在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展示具有澳大利亚民族特色的文化,并以此来影响外来移民,即使有,也只是对英国文化的照抄,仍无自己的特征。相反,这些外来移民的国家,民族特征是无法抹煞的,有些民族的文化的历史底蕴相当深厚,华人移民及其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倡成为“澳大利亚人”采用“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同化政策,对于这些外来移民起不到丝毫作用,他们更愿意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保持固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样更实际,更易触及。一味地坚持,只会招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20世纪60至70年代社会反种族歧视的活动不断就是对同化政策、“白澳政策”这两种歧视移民及移民文化,并试图将少数民族变成“澳大利亚人”的政策的最佳反驳。

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用多元文化政策解决民族矛盾,并且废除了歧视性的“白澳政策”和不起作用的同化政策。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给澳大利亚境内的文化多样性提

供了一个更适于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与机会,一味地抵触已经存在的民族成分日趋复杂、文化多样性的行为,显然与国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只会给澳大利亚的国内发展、安定与国际交流、国际地位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而同时代的加拿大、瑞典等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来解决民族矛盾,即可证明多元文化政策的效用性与广泛性。

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经历了“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这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感也相应地经过种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民认同三个民族认同阶段,可以说在民族政策与民族认同感上都经历由感性到理性、由狭隘到明智的发展过程。现在的多元文化政策,给澳大利亚的诸多民族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空间,同时民族认同不以种族认同、文化认同为准则,而是以更宽泛的国民认同为准则,承认所有民族均拥有平等权利,所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使得不同种族、民族的居民真正使自己向一个共同的、真正的澳大利亚的民族与国家看齐,这才是澳大利亚得以安定、繁荣,各民族和平共处,社会和谐发展的真正基础。

参考文献:

- [1]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 [2]张天,叶润钊.“白澳政策”述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 [3]张秋生.新西兰毛利人的现状[J].世界民族,1996,(1).
- [4]秦德占.澳大利亚工党“白澳”政策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 [5]刘行仕.论太平洋的殖民化及新西兰近代的改革[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3).
- [6]牛道生,陈尚真.从“白澳政策”到多元文化教育——试探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体制的形成的艰难历程[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
- [7]闫荣素.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历史演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 [8]姜楠.从“白澳政策”到汉森主义[J].西藏大学学报,2006,(3).
- [9]杨洪贵.1989年以来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发展评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 [10]杨洪贵.瑞典多元文化政策初探[J].欧洲研究,2006,(5).
- [11]杨洪贵.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初探[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6).
- [12]李晶.新西兰土著毛利人问题及其走向[J].中国民族,2006,(11).
- [13]杨洪贵.文化多样性及其处理模式[J].贵州社会科学,2007,(1).
- [14]杨洪贵.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探析[J].学术论坛,2007,(2).
- [15]杨洪贵.二战后澳大利亚种族政策变化的国际根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 [16]王宇博.剖析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认同[J].世界历史,2007,(6).
- [17]杨洪贵.瑞典少数民族政策评述[J].世界民族,2008,(5).

杨 龙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
(责编 一 溪)